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四朝聞見録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庶吉士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龔　果

四朝聞見録卷二　　　宋　葉紹翁　撰

乙集

高宗駐蹕

高宗六飛未知所駐嘗幸楚幸吳幸越俱不契聖慮曁觀錢塘表裏江湖之勝則歎曰吾舍此何適時呂公頤浩提師於外以書御帝曰敵人專以聖躬為言今駐蹕錢塘足以避其鋒伐其謀近名公謂士大夫溺於湖山

歌舞之娛皆秦檜之罪檜之罪在於誅名將竄善類從
臾貶號遣逐北人若奠都之計蓋決於帝而賛成於頤
浩也或謂徽宗嘗寤錢王而誕高宗蓋因定都從而附
會云

武林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曰武林如以玄虎為玄武
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為靈隱後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
虎昂首頷下石隱隱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為太祖又

以為徽宗用望氣者之言鑿去虎額又謂高宗嘗占夢為虎所驚因鑿焉未知孰是今竹宮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花竹蓋因一小土阜為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剛閒因攻媿樓公齋宿丏詩以詠其亭詩中用事最為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母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蓋靈隱之山即武林之山冷泉之水即武林之水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竹宮培塿之土非武林明矣老筆殊使人畏也末章乃

謂錢氏鑿井建緇黃廬以厭王氣疑此山為武林餘脉是又收拾人情之論當以前章為正云

武林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字季通號西山）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鐘律之學又諱之以陰陽風水之書先生信用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為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㴰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决大議其後言者謂先生陰授元定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云辨正在丁集黨議

錢塘

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嘗圜視錢塘喟然而歎曰城可灌爾盖以城中地勢下於西湖也亮奏書孝宗謂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壓且五千年山川之氣發泄而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力請孝宗移都建鄴且建行宮於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韙其議使

宰臣王淮名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游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陳至都省不肯盡言度盡言亦未必盡復於上翌日上問以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才說話耳上方鄙遠俗儒遂不復名見時兩學猶用秦檜禁不許上書言事陳嘗游太學故特棄去用鄉舉名伏麗正門下王又短之以為欺君故遷都之議為世迂笑至於今日亮得以迂笑議已者於地下矣

洛學

淳熙間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將寘唐於理王與唐為姻乃以唐自辯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為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為解考亭上書力辯以謂至以臣得於師友之學以中傷不報故終王之居相位屢名不拜考亭之子在趙媚時好遂階法從視其父忤淮者異矣予嘗與閩士同舟相與嘆息在之弗絕且謂在盡根盡骨賣了武

夷山閩士謂士曰子之鄉案只是賣了一座武夷山我之鄉案却賣了三座山三座山蓋指三山鄉案謂梁成大也程源為伊川嫡孫無慘殊甚嘗鬻米於臨安新門之草橋後有教之以干當路者着為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之後勦入當路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輪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伊川考亭掃地矣諸學子孫惟呂氏未墜成公猶子康年甲戌廷對真文忠欲寘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未清恐觸時政文忠固爭不

從遂自甲寅乙文忠嘗出其副示予相與歎息公輟俸
命書市刻之

吳雲壑

四明高氏似孫號䟽寮由校中秘書授徽倅道出金陵
投留守吳公琚號雲壑字居父以詩曰四朝渥遇鬢徽絲多少
恩榮世少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黄金
籯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難陪珠履客看臨
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輝

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游從皆極一時之彦公他無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為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摩榻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為課非其所心交足迹不至此髙氏獨知其詳故落句及之亦精於所聞矣公所居於舊游也自廳事側梯東樓樓下以半植鎮安旌節半為燕坐處樓相直有亭僅着賓主四人因城疊石曰南麓麓後髙數級登汲於甕泄之以管淙淙環珮聲入方池池方四五尺畫

匾於扁自麓之後登城為嘯臺下有堂依城南榜曰讀
書臺有級可下又自臺入洞門依雉堞有平地可壇圜
植碧桃有石可碁與坐自西行有逕亭曰物表亦光皇
賜扁面直吳山又曲折旁轉入荼蘼洞茅頂而圓內揭
以鏡曰定庵與僧智彬語達摩學則至大抵地僅尋尺
而藤蔓聯絡花竹映帶烏啼鶴唳寂如山林公野服麈
斧大絛蒲履徜徉其間望之者疑為仙云公為憲聖猶
子以詞翰被遇孝宗憲聖殿洛花盛開必召諸子姪入

侍孝宗萬幾之暇即命中使名公論詩作字而罷故踈寮領聯及之時琚已為直學趙欲待以真學士吳亦不難之憲聖既御簾政趙公汝愚為相欲公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公冀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又求提舉中秘書趙公俱難之趙旋物色韓侂胄憲聖表孫也侂胄奉趙命惟謹雖一秩不以請趙公喜其奔走小忠不知墮其計反浸踈公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為義兄弟相得驩甚一日謂德謙曰哥哥有大勲勞宜建節鉞王曰我閹官也有此

例乎弟弟勿誤我侂胄曰已奏之上行且宣麻矣王唯
唯以為疑何澹時為中丞侂胄密諭之曰德謙若要節
鉞上重違之已草制宣中丞宜卷班以出翌日廷播何
悉如所教繼即合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
胄以泣曰弟弟誤我侂胄徐謂曰哥放心略出北關數
里便有詔追只竢罷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
囑之竟死貶所何遂遷政府侂胄蓋嘗許之也德謙既
逐自此內批侂胄皆自為之矣諫大夫李沐誣趙不軌

韓寔㗸之李初未知所决謀之倪公思公曰莫若併趙韓俱論之李為韓姪壻故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啗之以美官詞曰屈甕與廣利妄議武帝𢧵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為相卒蹈譴訶而置刑蓋竊東坡懼呂惠卿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外欲生事外裔而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固寵金人又藉之以堅和好盟書所載

不許以無罪去首相故誣以兵云趙偕猶子崇鏦赴貶
自辭家在途垂歿悔不用吳蓋吳舊交者石湖范公三
山凌公止齋陳公惜名畏義出於天性必不出於侂胄
所為趙公舍宮使提省之職亦豈無以處吳者予聞吳
氏之說猶未之悉及會餘干趙氏於真西山粵岩書院
西山之子娶趙氏趙氏之說皆與吳合其家至今猶追
悔前事嗚呼天將成忠定之名耶予得踈寮真蹟至今
藏之時吳公已為開府而踈寮詩卷首稱之曰儀同予

編官制無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據及遇其子歷乃知其曾祖諱開以祖諱而改官稱可乎懼此詩他時流落或者以高氏為信

趙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嘗勸忠定既已用韓當厚禮陳謝之意欲忠定族以節鉞居之國門外忠定猶豫未決而禍作先生對門人曰韓吾鄉乳母也宜早陳謝之建俗用乳母乳其子初不為券兒去乳即以首飾金幣厚遺之故

謂之陳謝韓後聞其説笑建俗而心肯焉故禍公者差輕嘉定初號為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蓍以入卜得遯卦力止先生勿上同時楊公誠齋之子長孺謂其父曰韓用兵憂憤殊甚遺書數千言至以藁上楊公既致為臣而歸雖不言事可誠有所論何為中輟非二父之志也元定盖先生友亦非門人云

吳雲壑

憲聖既御簾政則戒公曰垂簾非我志也不比大哥在時謂孝宗汝輩自此少出入庶免干預内廷之謗其嚴待家人如此謂之以聖宜哉

又

孝宗篤眷公情均兄弟自論詩作字擊毬之外未嘗訪以外事咨以國政問以人才公亦未嘗對上及之也君臣之間兩得之

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州庠上親
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及

光皇御製

孝宗崇憲聖母地之恩故稱琚兄弟皆以位曰哥至光
宗體孝宗之意故稱琚兄弟曰舅琚尤聖眷後苑安榴
盛開光皇以廣團扇自題聖作二句曰細疊輕綃色倍
醲晚霞猶在緑陰中命琚足之公再拜援筆即書曰春
歸百卉今無幾獨立清微殿閣風上稱歎者久之憲聖

於二王中獨導孝宗以光皇為儲位故公落句有獨立之詠寄意深矣團扇猶藏其家又有石刻火後俱不存云

三王得

三王得不知何許人亦無姓名帶杭音額角有剌字意揀罷軍員也頭蓬面垢或數日不食莫迹其止宿包道成嘗與之共衾謂其體壯埶如傷寒道成汗而異衾人即之或咄咄穢駡至以瓦礫詬群兒予嘗呼之但正目

以視邈無所言光宗始開王社位為第三孝宗儲副之位未知孰授一日三王得於道中前邀王車衛者拽之王問謂誰但連稱三王得三王得王悟其兆縱使去既即大位命入中禁賜命不拜而出道遇與之錢者亦無所謝云

清湖陳仙

今所請仙蓋小陳也光皇為儲副日久遣黃門召其父以入上著白絹汗衫繫小紅條見陳入避之徐遣召陳

黄門設香案金屈卮酒金楪貯生果三飣香焚所問狀仙遂降於箕書光皇以某年某月日即大位黄門持以入出則就以酒勞陳且贈金帛遣出戒以歸勿語後果如所定光皇又遣使名陳陳以近日仙不降為辭恐蹈罔上之罪不期年光宗得疾蓋陳已前知於仙矣陳兄弟能致仙有竒驗類皆如此特不靈於予他事不繫於國故不書

烏髭藥

光皇春秋已富又自東宮尹天府入侍重華從容啟上以有贈臣烏髭藥者臣未敢用上語光皇曰正欲示老成於天下何以此為蓋重華方奉德壽重惜兩宮之費故至德壽登遐而後即授光皇以大位其脫屣萬乘蓋有待也

光拙菴

孝宗晚慕達摩學嘗名問住靜慈僧光曰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何事光奏云臣將謂陛下忘却頗稱旨光意

蓋以孝宗即佛又焉用問禪門葛藤亦有可笑者東坡嘗謂其徒善設坑穽以陷人當其欲設即先與他塞了此語最得其要陸象山兄弟早亦與光老遊故考亭先生謂象山滿肚皮是禪陸將以删定面對為王信聽格而去使遇孝宗必起見晚之嘆

萬年國清

孝宗喜占對宋之瑞面對上問以所居之瑞對曰臣家於天台上又曰聞彼多名山勝刹孰為之冠之瑞對曰

唯是萬年國清上大嘉歎之瑞遂階兩制云三衢毛澤民以薦者面對徽宗上問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民姑大言曰五十尺上質何以驗之毛對曰臣日斜視景上喜其捷

皇甫真人

皇甫真人號為有道善風鑑高宗聞因大雪中名入以手提其所衣繒絮至數襲謂皇甫曰先生亦怕冷耶皇甫從容對曰臣聞順天者昌時逆亮謀南寇故皇甫以

對上大悦後又自出山來見上叩其所以來則曰做媒來臣為陛下尋个好孫媳婦上問謂誰則以慈懿皇后大將之子生於營中生之日有黑鳳儀於營前大黑石上人謂鳳實鸑鷟石則元王慈懿小字鳳娘盖本於此后既為太子妃至訴太子左右於高孝兩宫高宗不懌謂憲聖曰終是將種吾為皇甫所誤孝宗屢訓妃宜法大媽媽即憲聖螽斯之行汝只管與太子争吾寧廢汝上欲懼之未嘗真欲廢之也因驚憤疑其説出於憲聖會

光宗即位大惡近習忽手批付內侍省取其尤黠者首級（或謂即陳源）其黨亟奔訴於重華急有教曰吾兒息怒光皇雖即奉旨而詞色加怒意欲他日盡誅此曹由是宦者相懼而謀所以間三宮者光皇適感心疾久缺定省重華憂之得草澤良藥為一大丸疾可立愈欲宣賜恐為后所沮竢光皇問安即面授之宦官因間慈懿云太上只等官家過宮便賜藥后使覘北宮果有藥后遂持嘉王立而訴之上上由此堅不肯詣太上先是上之未

疾也嘗獨幸聚景兩制俱扈從惟吳琚待制以疾在告

上將進酒於荼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出幸

外苑必恭請光堯上方怒言者遂以重華亦有不曾恭

請光堯之時以語從臣適太上命黄門持玉巵暨宣勸

以賜會上怒未息以手顫誤觸巵於地黄門歸奏遂隱

言者之事但云官家纔見太上傳宣即大怒碎巵矣每

太上游幸上必進勸會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閲市而上

偶不記太上左右陰颺雞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

大呼曰今日捉雞不著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為捉雞故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陽若不聞而玉色微變自上以疾不詣北宮至孝宗大漸終弗克執喪與憲聖垂殁而莫有嘗藥皆后為宦官所誤云

孝宗名周益公

孝宗聖性簡儉雖古帝王未有也周必大時直宿禁林夜名周以入謂必大曰多時不與卿說話賜必大坐上耳語黃門黃門出則奉金缶貯酒瀉入金屈巵玉小楪

貯棗用金緑青窰器承以玳瑁托中子浸羊肱絲消可鹽酒僅一再行上曰未及欵曲必大歸語其家歎上之簡儉翌日遂拜政地云

孝宗恢復

上每侍光堯必力陳恢復大計以取旨光堯至曰大哥俟老者百歲後爾却議之上自此不復敢言光堯每以張浚誤大計為辭謂上毋信其虛名浚專把國家名器錢物做人情浚有一册子纔遇士大夫來見必問其爵

里書之若心許其他日薦用者又鎔金盌飲兵將官即以予之不知官職是誰的金盌是誰的或者謂必有近習譖浚於太上云

秦檜王繼先

臺臣有論列二人者上曰檜國之司命繼先朕之司命自此言者遂沮

楊沂中穴西湖

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者曰朕

渡南之初金人退而群盗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畫封群盗大者郡王小亦節制朕所自有者惟浙數郡計猶豫未决㑹諸將盡平群盗朕已發願除地土之外凡府庫金帛俱寘不問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若以諸將平盗之功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為過沂中此事唯卿容之言者皇恐而退

普安

上有所聞於張説以質於秦檜檜至固要上以所言之

人上倉卒不敢以説語檜度其無如普安郡王何漫以語檜檜銜之未有間會普安丁本生戚遂㗋言者請上令普安解官持服或云説所言乃建康盜事

楮券

孝宗方造券以便民用金華陳天祐時為侍從力抗疏以為不及五十年必大壞極獘而不可收拾水心葉先生進策亦謂不數年間將交執空券而無所售時上意士論猶未信其然至於今日驗矣先是每券以八百券

至石首時則價又踴愚民至指乘輿以造券不多為若又有太守自蜀來對以道間目擊楮踊為患上皆笑而不以為罪云

憲聖不妬忌之行

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為天下母率多遇魚貫以進即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俟姐姐歸謂太后

爾其選已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纔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為泣下數行愈以后為賢暨太后既旋鑾馭以向嘗與憲聖均為徽宗左右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云云德

妃吳氏云云可立為后后遂開擁佑三朝之功云

光皇策士

周南吳中人游太學有時名然頗任俠與水心先生善晚號為善類南嘗與鄭湜游湜有奏疏未報南嘗見之會廷對策中微諷上以未報鄭之意有司已第南為第一光皇讀其策顧謂大臣曰湜之疏入纔六日爾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卷首批云鄭湜無削藁愛君之忠周南顯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為第一甲十五人水心先生

為周述墓則以周南廷對策論皇極人才數百言冠之誌首蓋周自為教官至給札中秘書皆未嘗見之行事故水心特敘所對策以表之近時真文忠公撰徐玉堂鳳墓碣亦詳述其給札時言山東事蓋祖水心文法也先是吳中號為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至聞於上上屢遣使問之皆有異遂名之至親灑宸翰扁通神菴州郡以上所賜迎拜奔走南居里中見而疾之對策中謂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丐之小夫光皇惡其奸故因

湜疏以發之葛丞相邲時在位南疑其贊上泌之去南有力焉光皇以違豫缺定省禮南亦以此諷諸公云

又

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阨於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舉君道師道以為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見亮獨於末篇有豈在一月四朝為禮之説光皇以為善處父子之間故親擢為第一及發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為朕所得

命詞臣行亮制曰往贊侯藩姑循近比朕之待爾豈止是哉蓋有意於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末聯云設科取士雖舊貫之相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昧阜陵稱獎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狼疾人矣龍川獄事蓋為父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水心先生

不當以是冠篇首龍川雖不為進士一人其所上阜陵三書詎可泯乎或謂水心先生微時蓋亦頓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爾水心進士第二人也驪塘危公稹嘗以龍川書氣振對策氣索蓋是要做狀元也水心本為第一人阜陵覺其策發有聖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說上微笑曰既是聖君行弊政耶既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遂以為亞

佑聖觀

古篆無佑佑即右賜佑聖扁篆者為右羽流固争以為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訴之禮部旨從之非篆古也識者謂既從佑字則不當用篆觀為孝宗潛邸先是有神三見於雲端孝宗為之拜跪既即大位賜邸為觀蓋龍潛初志也真聖殿潛邸正寢也寢旁規小室若今小學有富貴必從勤若得男兒須讀五車書二句刻於石盖宸翰也上自訓莊文讀書之地故書此以勵之

莊文致疾

士固號為草茅謂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非懵不識禮義之謂也陳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國忌引百官班詣原廟是日適值補試士子入貢院陳相多智班退即命從者由旁徑以歸貢院路原廟所出也莊文之歸正與群試者會試者横截莊文車不得前執金吾杖呵止之群士遂即而折其杖圍車發喊雷動莊文驚愕得疾薨上甚痛之歲當大比有姓黄士人率其徒詣闕乞試同文館不報黄以其徒伏德壽宮門祈哀太上覬宣諭孝

宗德壽以閑人不管閑事卻其奏黄遂與其徒向宮門大慟且所服白紵袍也孝宗震怒勑有司杖黄背黥隷海島黄因竄入高麗國主用為相後以使事至闕見於孝宗曁其主倦政遂授以國云

寧皇二屏

寧皇命二小黄門常背二小屏前導隨其所至即面之屏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析二事為二屏以白楮糊緣以青楮所幸後苑有苦進上酒及勸上以

生冷者指二屏以示之故每飲不過三爵宫中動卻呵衛黄衣至不之避自以補草綌浣紬衣為便左右至以語激上則應以毋作聰明亂舊章盖舊學於永嘉陳氏傅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忘大臣進擬不過畫可謂之請批依龍顔隆凖相者謂真老龍形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當從觀平聲至今謂觀去聲盖母氏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名云曰

公慕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農師新學行有詩說傳於世大率祖半山後以新法浸異公紹熙間以為浙漕鎮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熺寘公於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恢復紹興末始賜第學詩於茶山曾文清公其後冰寒於水云嘗從索岩張公游具知西北事天資慷慨喜任俠常以踞鞍草檄自任且好結中原豪傑以滅敵自商賈仙釋詩人劍客無不徧交游宦劍南作為歌詩皆寄意恢復書肆流傳或得之以

御孝宗上乙其處而避之旋除删定官賜第時或疑其德薄交遊非類為論者所斥上憐其才旋即復用未内禪一日上手批以出陸游除禮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來若耶雲門留賓款洽以觴咏自娱官已階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復出韓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為之出韓喜陸附已至出所愛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為詞有飛錦裀紅縐之語又命公酌青衣泉旁有唐開成道士題名韓求陸記

記極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盡一瓢惟游盡勺且謂掛
冠復出不惟有愧於斯泉且有愧於開成道士云先是
慈福賜韓以南園韓求記於公公記云天下知公之功
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
處與上之倚公本不相侔蓋寓微詞也又云游老謝事
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為我作南園記豈取其無
諛言無侈辭足以導公之志歟公已賜丙第人謂公採
孝宗恢復之志故作為歌詩以恢復自期至公之終猶

留詩以示其家云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毋忘告老翁則公之志方暴白於易簀之時矣又有鄭棫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併礱石以獻韓以陸記為重仆鄭石瘞之地後韓敗鄭竟免莆陽陳讜文人也輸靈璧以壽韓至刻金字於石稱之曰我王又有某人以錫字分題如錫壽錫福之類為詩以獻韓敗有為陳瘞石於地者會搜地窖鏗然有聲則陳石也遂為言者所彈陳留題吳山三茅觀梅亭詩有竹窓不知雲欲雨山高盡見水朝

宗之句繼是猶未有能和者翰墨本於顏蔡世以不得其字為憾獨附韓一節為可恨官職自有定命特諸人自信不過爾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建寧人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闈道出衢之江郎廟遂與謝憩於廟下客邸神號知進士科給事謝邀熊同宿廟宮謁夢子復曰克倦矣明伯自詣可也謝盥手濯足畢服紫窄持瓣香以入宿翌朝就邸熊

迎謝笑語之曰定夢見做狀元也謝正色謂熊曰却與子復得佳夢熊又笑謂之曰夢亦分惠耶謝曰不則劇熊試扣之則謂初入一朱門仰視金扁則右文之殿自東廡入與主人揖則子復也子復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書曰校書郎扁懸風中摇摇然壁堵飾猶濕與熊笑語甚懽酌謝酒至五爵謝語熊曰此處儒流清選也子復自此升矣熊與叙舊極欵茗畢即送謝出右文則猶目謝熊信其説亦頗自負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熊

後妝科謝再試南廊不入等熊調銓闕遣僕就邸偶與中秘書對熊恐已應夢賦詩以自解暨調餘姚尉史越王嘗為是官適以舊學名入相道出餘姚熊携行卷詣王舟上謁王讀其文而器之會上賜曲宴語王以两制艱其選王遂亟以熊薦旋進所投行卷上即名克詣都省旋給札中秘序轉校書郎時明伯甫授文學部胥語以法須京朝官保識謝熟思良久語僕曰熊校書吾故人也遂扣熊官舍會熊直未下往來廊廡間熊嘗與謝

通家内子自廳事後窺見謝亟令小史傳語謝新恩校書偶入局孺人不得相見校書曾説謝新恩來可使人隨至秘書省要説話謝至秘書所與熊酬酢與前夢無毫髮差熊已不記江郎事謝遂與熊相與太息因問扁壁熊對以校書久不除官以位貯炭某叨冐恩除甫懸扁飾壁謝赴省時猶未識中秘書越王識熊於百寮邸至以應詔熊竟至法從謝憔悴以老神之戲謝亦劇矣熊不與謝入俱謁夢定力過人矣山谷謂鬼神百般弄

人信哉

越王陪位

祖宗盛時故相或居輦下時名入問事間遇朝會則立舊班之下國有大議亦得可否郊禋則陪無所嫌也阜陵慶上皇八袠參用故典名故相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史聞命絶江祠既竣事以史舊學曲氏勉留時相疑其迫已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真翁只好莫去陳之多智此其一也史間於燕居太息語

子弟曰吾與陳福公並相朝廷施行稍合公論則人皆相與曰此陳丞相所為稍咈公論則曰史某所為吾命名謗昔為布衣術者云爾

高宗知命

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眷則曰吾奴僕宮星陷故也

憲聖擁立

憲聖既贊高宗立普安遂定大統之寄高宗登遐憲聖

獨處北宮春秋浸高孝宗以不得日侍定省爲歉及内禪光皇實憲聖所命孝宗遂得日侍長樂極天下之養盡人子之歡宮去東園最近旬浹間即恭請憲聖臨幸屬芙蓉臨池秀發遂白憲聖請登龍舟撤去欄幕臥看尤佳憲聖欣然從之先是高宗經始東園蓋恐頻幸湖山重爲國費故園去宮門百步而遥落成之頃俱憲聖駕幸有一門逕通小東園多相上與憲聖相視而泣連稱相似相似時幸園中獨不至此左右疑與故京宮苑

有適似者故重為之感傷

攻媿樓公

攻媿樓公天性豁達與物無忤初嘗與韓侂胄善獨因草制以天下公論不予韓故寧罷去韓心敬之亦不以憾也攻媿久廢韓亦迫於公論欲起而用之風公之親戚諭公之子弟但求寒暄一紙書即名矣親戚具道韓意於公公之子弟從容以白公公欣然命具紙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具矣公引紙大書顏氏家訓子弟累父兄事

子弟自此不復敢言通韓書矣

翁中丞

中丞名彥國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偽楚邦昌僭帝邦昌欲迎康王計猶豫未決公自鄉郡受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其外書書示翁其書中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翁家視遂答邦昌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閤下其略曰愕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為道路所發令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謂

迎延福宫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為新都之漸力請貶去僭號早迎康王不然勒兵十萬見公於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懼外兵浸入遂決迎康王策府庫皆稱臣邦昌謹封公為李丞相綱姻亞李之用公本以才選李既罷政浮溪汪氏行制詞醜詆李公目為群小之宗至行翁制亦謂汝本茶山駔儈之徒先是翁已六世收科非駔儈也茶山翁所居百里而遥浮溪汪氏本為秦檜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薦用汪汪疑翁為李所

薦故極力誚之建炎兵事倥偬石林葉公夢得留守金陵巳創經總制額翁適承其後又奉宻㫖大興行闕之費故未免調度繁擾水心先生進卷外藁議公推剥蓋未知此其子進士翁謙之嘗詣朝乞禁公史當路未能從不知秀岩李氏修四朝正史筆削曽及翁否翁塋所名祥雉窠又百年而孫孟熀補上庠生游邉得官死於定海之訟次孟桂登辛丑第又次孟寅嘗首臨安鄉書

張于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頃宿酲猶未解濡毫答聖問立就萬言未嘗加點上訝一卷紙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奬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為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上尤雋永張正謝畢遂謁秦檜檜語之云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絶又扣以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盡盖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務能叅問前儒汲

揚後學詞翰愈工天性倜儻輕財好施勇於好義為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好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贓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濫誠有之贓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寘之人以為誠非欺君者真文忠嘗語余曰于湖生平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張烏江人寓居蕪湖捐已田百畝滙而為池園種芙蕖楊柳鷺鷗出沒烟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陰陽者流謂必于湖水與

縣治接而後英才出張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歿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盪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群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嘗慕東坡每作為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資禀太高浸淫詩酒既與南軒考亭先生為輩行友而不能與之相與琢磨以上續伊洛之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為紫府仙惜夫

真文忠居玉堂

慈明太后兄次山除少保永寧郡王文忠與許公奕給事甚相好共謂恩典太重欲予其一則捐其一許遂封還制書文忠以官卑且攝職玉堂但具劄白之廟堂時相不以文忠劄繳進而許之奏已入慈明震怒遂斥許而文忠獨留或惜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

又

公當制除吳璞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

隆佑親弟又號勲舊吳為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劉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以劉繳入從之祗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先以制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為歸盡字為惓文忠親出示子云吳益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茍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甲戌進士

袁蒙齋甫甲戌進士第一人也文忠實閲其卷於殿闈出則以前三人副卷示予而亂其次第没其姓名余讀其一謂文忠曰此卷雖盡用老師宿儒遺論必是一作者公未答予又讀其一以國論國事為說國事謂廟堂之用事者國論謂議論於朝廷者其意以國論為空言以國事為實用欲任國事者必叅國論持國論者必體國事文忠問如何予對以理無兩是似不如前卷然其

說出於調停恐是狀元也文忠起而撫予背曰說得着
說得着盖先卷乃李公晦方子所對而後卷即蒙齋也
文忠欲寘李首選而同列謂李之策不如袁策之合時
宜又欲寘吕永年甲科亦不果同年進士徐清叟亦幾
中首選亦以議中書之務未清又用藝祖問趙普天下
何物最大普對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時
政僅寘第四徐既為御史彈袁文亦及其策併與其父
絜齋爕學於象山者為異端謂不宜寘經帷

函韓首

韓侂胄欲遣使議和而難其人欲用吳門王大受大受謂敵事以首謀為言通軍前書宜勿用平章銜以丞相代之謂陳自強敵問首謀則答以今已避位蓋至計也韓疑其建明漸廣不能從用薦者言名蕭山縣丞方信孺假檢詳出使信孺途間具知敵欲先遣使於我此其力已困與敵反復論辨凡稱謂歲幣土地一如舊敵多為術以困方然欲遂和不敢殺也方恐我急於責和別遣使

命過有所許詎敵以歸報所索可否而後復來敵許而津之韓懼方遲留果議別遣使方歸語韓韓欲再遣方謂韓曰信孺既為朝廷萬里行矣初蓋不憚死今具得敵要領即再往亦决不死惟少遲信孺行敵必遣使來報且議平章聽愚計韓疑其重於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柟以代方柟詣敵庭惟貶號割地不從其說及再往韓已誅凡函韓首與易弟為姪增幣重寶皆從之故敵遣諭戍使來先是有旨百官詣朝堂集議韓首事樞密

章良能建議以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
公介抗議以韓首固不足惜而國體為可惜章以語侵
公公奮起曰今日敵要韓首固不足惜明日敵要吾輩
首亦不足惜耶會文節倪公思亦謂一侂胄臭頭顱何
必諸公爭王議遂不勝章徑呼省吏仲黃紙揭於象魏
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
遂竟函韓首送敵諜者謂敵既受韓首謚之曰忠繆侯
方之在敵中也偽元帥責我失信擅起兵端方折之曰

爾失信故我失信敵曰我何為失信方徐謂曰我之用兵在某月爾之誘逆曦在某月以月日先後計之是爾先誘我叛臣也敵服其探伺精的類如此故語塞偽元帥頗能詩索方聯句敵以失蜀調方曰儀秦雖舌辯隴蜀已唇亡方即應之曰天已分南北時難比晉唐偽元帥又謂方曰前詩非劇爾國有州軍幾今一擲失五十四州吾為爾國危矣方聲色弗撓對以御命在此固未知失蜀本末大元帥間諜素明猶未知我之所以立國

乎象犀珠玉之富俱出於二廣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淮東西則銅鹺之藪澤也浙西十四郡耳蘇湖熟天下足元帥之所知也而況生齒日繁增墾者衆葦蕭歲闢圩圍浸廣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浙東魚鹽之富海藏山積食之雖衆生之無窮閩自為東南一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浙江淮之所入故吾國之餘波常及於大國者以其力之有餘也彼蜀之為蜀號為州五十四其財賦擅吾國者百不十一然而僅足以為五十

四州軍民之用一有菜色或轉餽焉白石饒風之捷必不為他人有者凡以為民而已偽元帥嘉其辯而憐之故有儀秦之許方敵要吾以貶號割地方是以有晉唐之對方之未見知於朝也廬陵布衣劉過亦任俠能辯時留崑山妻舍翰頗聞其名諭錢參衆祖風崑山令以禮羈縻劉勿使去令輕於奉行遂親持圓狀見劉目之以奉使别設供帳精舍以俟之劉素號揮喝喜不勝情竭奩資以結轡後朝廷既用方王令小官也不復敢扣

錢劉賔客盡落竟欝欝以死

胡桃文鶉鴿色炭

予方修宣和沉腦燭事適讀王竹西侍郎奏劄又知當時御爐炭樣方廣皆有尺寸炭紋必如胡桃文鶉鴿色王公諱剛中號竹西字居正嘗守婺州適當漕司封降色樣奏之上曰臣向者備官行朝目覩陛下宮室卑陋乘輿服御之物一切茍簡雖異時逹官大姓之家有過於今日者陛下悼國步之艱猶有謙抑不遑之色此必

有司之過舉諒非陛下之本心臣輙將所降炭樣封送有司收掌更不行下屬縣科買而聞之旁郡盖不勝其擾矣

王竹西駁論黄潛善汪伯彦

陳東歐陽澈先贈朝奉郎秘閣修撰當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盖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許已陰用上手批寘二子法予嘗得東將臨刑家信手蹟時猶在神霄宫壘行整整區處家事皆有條理自知頃即受戮

略無慘戚戰栗之狀盖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澈延閣賜田以旌其後且下詔自責時大臣盖黄潜善汪伯彦潜善已先死伯彦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澈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恥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汚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為政若潜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彦軀幹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彦遂落職潜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彦落職制其畧曰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

為忠臣_{用出處}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為忠臣乎雖然爾不失為忠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八年於茲一食三嘆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餙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為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卹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

廷汚殺士之名仰視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

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誼難寛於爾責盖東澈

書顓攻黄汪為黄汪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叩頭請免

二子上儻不從以去為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

諫臣亦有不容不與黄汪分其責者王公本以三舍法

為大比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服習駢麗

崇觀雖設詞學所以拯罷詞賦之失而公已不復業此

故力辭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議學取士

汨沒心術耗敝精神晚而知悔始從師友妄意窮經其於
雕鐫緝綴之文未嘗經意惟自惜國朝外制初無定體故
臣得值以陛下得意志廣著之訓詞求之近俗固已非是
若夫內制之謹嚴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黃又申述司馬公
詞制誥事竊慕其不欺君之誼上嘉歎詔從之嘉定中未
嘗詺罷科目凡以宏博應選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嘗
用余嶸為中書舍人余素不習此余表姪應子和鏞嘗試
曾學有司亦僅與申省文得典誥體時為安吉宰安吉去

行都三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趣請詞頭余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習此宜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嘗考潘子髙詞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賢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六典書目事陳以此為疑而黜之陳心服其文當其寓直玉堂凡常行詞皆屬潘擬藁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陳索潘文畧刻不差且差皂衣立門以竢陳每饋潘酒富甚嘗與余共酌於粮料院之雲根云

呂成公編文鑑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孝宗錫名文鑑除公直秘閣即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既叨中秘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騤時為中書舍人執奏以為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恱陳成公遂力辭帖職上不從文鑑之成考亭先生見之謂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詩數篇已寘選中後有語公以潘佳處甚多恐不止如所選公遂併去之

洪景盧編唐絶句

孝宗從容清燕洪公邁侍上語以宫中無事則編唐人絶句以自娯今已得六百餘首公對曰以臣記憶恐不止此上問以有幾公以五千首對上大驚曰若是多耶煩卿為朕編集洪歸搜閱凡踰年僅得什之一二至於稗官小説神仙怪詭婦人女子之詩皆括而湊之迨以進御上固知不迨所對數然亦嘉其敏贍亦轉秩賜金帛

秦小相黄葛衫

秦檜權傾天下然頗謹小嫌故思陵眷之雖檜死猶不釋小相熺甞衣黄葛衫侍檜側檜目之曰換了來熺未諭復易黄葛檜瞪視之曰可換白葛熺囘請以為葛黄乃貴賤所通用檜曰我與爾却不可用蓋以色之逼上

秦夫人淮青魚

憲聖名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以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

臣妾翌日供進夫人歸亟以語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鯶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便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爾

高宗好絲桐

高宗自康邸已屬意絲桐時有僧曰輝曰仙嘗名入以是被知上既南巡吳會二僧亦自京師來欲見上未有間會上幸天竺二僧遂隨其徒迎駕起居上感昔至揮涕記之還宮即命黄門名入黄門對以此須令習儀上

曰朕舊所識縱踈野何害僧徒固宜踈野黄門復奏以為入夕非宣名僧徒之時上曰此即是翌朝名二僧入道京師事與度南嵜嶇上甚悲且喜由是宣名無時二僧冀規靈隱蔬地斸菴以老其徒不能從上至遣使諭靈隱僧僧猶豫未奉命上降黄幟任二僧所欲為界靈隱僧懼而縱二僧自營今額為天申圓覺寺上既倦勤退處北宫間乗小藤團龍肩輿憩其廬重華脫屣萬乗亦修思陵故事有御製二詩其徒摹雲章於壁石云

黄振以琴被遇

琴師黄闕後易名振以琴名入思陵恱其音命待詔御前日給以黄金一两後黄教子乃以他藝人語以爾子不足進於琴耶黄喟然歎曰幾年幾世又遇這一个官家黄死遂絶絃云

倪文昌請以諫議大夫入閣

嘉定初倪公思以禮部侍郎上疏乞以諫議大夫隨宰相班奏事上手答甚寵且許之時相疑其為偽歸咎奏

邸報吏妄撰聖旨杖背而黥之時山東歸附者衆荆襄帥臣列强弩射之使還慈湖楊公簡手疏其事以白上謂此非仁術且失中原心以少緡錢賂銀臺通進司吏繳進上至以楊公疏宣諭時相以容臣契勘復於上遂止劄下契勘銀臺不應受餘官奏惟從官可也仍用治邸吏法治臺吏蓋舊典獨許從官繳奏自銀臺入時銀臺蓋已不復用典雖從官亦納劄廟堂真文忠已居玉堂終以官非正從當制有所可否亦止入劄乞敷奏楊

公急於發上之聰明故不假用典也

去左右二字

韓南澗元吉雖襲門蔭而學問遠過於進士孝宗謂兩制之選能者爲之顧何擇於進士任子嘗除韓權中書舍人族以稱職爲真自以門蔭力辭然恥於右之一字徽諷臺臣請進士去左任子去右上從之至今着令云時有士人朱游頗任俠多記間因謁入語韓云中書誤了以任子位中書顧不榮於進士乎削左右字則混然

無别矣韓愕而悔其事云

宣政宫燭

予既修王竹西封還宫中降炭樣如胡桃文鵓鴿色盖宣政事建炎紹興猶襲用未改竹西力陳請罷去宣政其盛時宫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遂加龍涎沉腦屑灌蠟燭陳列两行數百枝燄明而香滃鈞天之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進此惟太后旋鑾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故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

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以燭頗愜聖意否太后謂上曰爾爹爹每夜嘗設數百枝諸人閣分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柔福帝姬

柔福帝姬先自金間道奔歸自言於上上泣而具記其事遂命高士㒟尚主一時寵渥莫之前比盖徽宗僅有一女之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太后歸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說錯買了顏子帝姬柔福

死已久生與吾共卧起吾視其殯且寘骨上以太母之命寘姬於理獄具誅之東市或謂太后與桑福俱處北方恐其許已之故文之以偽上奉母命則固不得與之辯也然桑福自聞太后將還鑾馭即已告病嘗以尼師自隨或謂此尼曾事真帝姬故備知疇昔帝姬俱上在宮中事偽帝姬引見之頃呼上小字尼師之教也京師顔家巷鬆器物不堅實故至今謂之顔子生活

技術不遇

思陵時百工技藝咸精其能故挾技者率多遇而亦有
命馬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薦於上上以王故名見見上
則曰陛下堯眉舜目禹背湯肩上即駕輿曰到處鑾將
來王又為李世英進圭墨每一圭墨重十两上曰恁麽
大如何把王偶致棊客闞西人精悍短小王試命與國
手敵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奕言之翌日宣喚國手夜以
大白浮之出處子極妍靚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爾但
來日於御前饒我第一局吾第二局却又饒爾我與爾

永為翁壻都在御前不信吾說吾豈以女輕許人國手實未嘗有女女盖教坊妓也關西朴而性直翌日上詔與國手奕上與王視第一局關西陽遜國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終是外道人如何敵得國手關西纔出知為所賣欝悶不食而死

劉錡邉報

高宗得劉錡奏逆亮將戒日渡江上以為憂劉貴妃適侍進曰劉錡妄傳邉事教官家煩惱上正色責妃曰爾

婦人女子如何曉得必有教爾欺我者斥妃出不復召今埜西湖之曲憲聖嘗從上航海倏敵騎數十輩掩至欲挐御舟后徐發弓矢其一應弦而倒餘悉引去高宗重於視師之役后苦諫必往至跪奏曰若臣妾畏尺五皁紗必須一往妃不逮聖后矣

陸石室

陸凝之字永仲號石室餘杭人丰神雋拔論議倜儻尤好為詩少年以計偕入汴郡法從見之疑其為仙邀陸

雜坐命相者其道人視之道人於郡從官中指陸曰這官人只是秀才諸公因扣以科第則曰且還山修讀陸不意道人臨别揖贈以粒丹曰緩急幸用之陸亦異其人寘丹襦帶中果報罷垂翅南歸舟循汴風急浪怒舟不能勝亟抽帶中丹投舟外風浪始帖息陸舉手謝天幸不葬魚腹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則道人也丹粒宛然已在道人掌中曰吾丹欲濟子之身非濟舟用也陸方從道人再覓丹汴流急不得語陸惘然而已歸用其説

隱於大滌洞天之石室人因室名以稱之居踰歲又有
一道人訪陸形貌不類疇昔以紳纏雙髻紳垂背紳上
繪八卦手持惜氣揖陸曰貧道今夜宿山中分秀才半
榻可否陸難之道人又曰可借一櫈宿於石門之外竹
林中否陸欣然予櫈既得櫈即視雲漢仰卧唱歌韻惜
氣間作步虛聲音節宛轉響應山谷林鶴為之旋舞陸
寢自若也迨曉道人持櫈謝陸長揖而別陸回首道人
登室前天柱峰如飛頃已在霄漢陸撫膺懲悔未已頃

又有紗巾白紵袍道人問大條道人宿此今安在陸語以早已去道人曰君不識鍾離公也或謂後至者即洞仙陸猶不悟光堯退處北宫思大滌雙逕之勝先幸大滌道流清宫以竢時憲聖亦侍羽流結亭起居光堯於駕上詔以今是閒人不須這禮數道流進天目木洞霄茶光堯與憲聖意甚適宣賜其徒金帛有差進主觀者問以山中頗有能詩客否觀師素憐陸亟以陸對進陸行卷太上讀數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歸當語大

哥孝宗憲聖從旁贊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隱士必不要人知他要官職做甚看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却是若他太上深以為然遂不以語孝宗凡陸所四遇道人或以謂神仙固不可測而一日之頃不遇三宮亦命矣夫陸竟終於石室云

開禧兵端

韓侂冑亟欲興師北伐先因生辰使張嗣古時為左史假尚書入敵中因伺虛實張即韓之甥也使事告還引見未

畢韓已使人候之引見畢不容張歸即邀第亟問張以敵事張曰以某計之敵未可代幸太師勿輕信人言韓默然風國信所奏嗣古詰北廷幾乎墜笏所居官韓敗張未嘗以語人也韓後又遣李壁因使事往伺壁歸力以敵中赤地千里斗米萬與蒙古為讐且有内變韓大喜壁遂以是居政府予嘗觀巽岩李公燾題名金山云眉山李燾携子垕塾壁𡌴來可謂名父子矣惜其仲子未熟顏氏家訓爾

四朝聞見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四朝聞見録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庶吉士臣范來宗

謄録貢生臣李幽圖

四朝聞見録卷三

宋 葉紹翁 撰

丙集

褒贈伊川

紹興元年九月二日勑通直郎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舍巳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亦孰從而求之閒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能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

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躓無所為而死其禍賊于斯文者亦甚矣爾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者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指務引其君以當道由其外以察其内以其所已為逆所未為則髙明自得之學可信而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以表見於世乃竊借其名以為自售外示恬默中實躁競外示質魯中實奸猾遂使士聞見而疾之是重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

延閣以震耀褒表之者深明上之所予在此而不在彼也尚其靈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先是工部侍郎韓肖胄嘗密啟上追褒元祐諸臣乃有是詔中興本末作八月家傳贈告作九月贈典當是八月至九月誥下爾是月癸未秦檜相矣紹翁竊考當時程俱休適為中書舍人當草制詞然其詞皆度越常法嘉定十七年四月聖旨伊川程頤紹明道學為世儒宗雖屢褒崇而世禄弗及未足以稱崇奬儒先之意令尚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録用當路

知其孫源居池州故有是命尚書省旋據池州所申故侍講程頤直下兩位子孫具到宗支圖内程觀之長年七十四其次源年三十九程源係伊川頤嫡長孫合議指揮四月五日奉旨觀之特與補不理選限登仕郎仍差充池州州學學賓令本州於上供錢内月支錢二十貫米二石俾奉祭祀源令起部銓量得旨源補廸功郎自是銓中除二令監丞矣初源實往來於都云元祐初起伊川誥詞云勑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

之民歸心焉吾思起草茅岩穴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
爾好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家以爵命起爾為洛
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謹處哉嘉定庚辰徐公
僑為江東倉䟦前後二制詞曰右伊川先生舉逸民追
贈之誥詞也昔先生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應詔未
幾以間去中興首明黨議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孫源
將以二詞鐫諸石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此抑以見我
朝崇儒重道之意二月朔東陽徐某謹書紹翁竊疑元

祐諸人薦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謂其有經天緯地之才尊主庇民之術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按官職其實教授制詞何其寂寥簡短若是葢中書舍人王震所草王非知伊川者也紹翁又詳慶元丞相趙公汝愚去國侂胄始顓政欲以黨去天下之正人必詆以偽學雖劉德秀從臾為是說然偽之一字已見於紹興制詞矣先是孔文仲劉摯顧臨亦嘗以偽詆先生云

虎符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岩開禧間慈明陰賛寧皇誅韓侂冑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錢象祖衛涇史彌遠其一以授張鎡又其一以授李孝純二批俱未發獨象祖亟授殿岩夏震震初聞欲誅韓有難色及視御批則曰君命也震當效死翌日震遣其帳下鄭發王斌邀韓車於六部橋徑出玉津園夾墻用鉄鞭中韓陰乃死（韓裘軟纏故難中）地名磨刀坑鎡始預史議誅韓史以韓為大臣且近戚未有以處張謂史曰殺之足矣史退而謂錢衛曰鎡真將

種也心固忌之至是鎡賫伐自言史昌言於朝臣子當為之事何為言功遂諷言者貶鎡於雷自是不復有言誅韓之功者矣御批云已降御筆付三省韓侂冑已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護不許疎失後有虎符印盖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漢制云震以御筆建為巨閣刻之樂石命其屬為之記初者御筆皆侂冑矯為及是皆慈明所書發斌排韓車語以有御筆押平章出國門韓詹怛曰御筆我所為也行至

王津許鄭發以節度使鄭不從又曰我當出北關門韓見湖第于州如何出後潮門又曰我何罪又語發以何得無禮大臣鄭叱以國賊而鞭之歸報震震直趨省中時錢象祖陳自強猶在省震至錢不覺起而問之曰了事否震曰已了事象祖始誦言韓已誅陳作而再拜錢且辭象祖乞以同寅故保全末路象祖許之後衛涇又以同謀誅韓忌使史故黜涇事在乙集錣後以旨放還因史變栢法又欲誅史故貶置象臺先是有告御批之謀於韓

者韓答以當以死報國又告之者甚苦告者即周均侂胄始與自强謀自强薦林行可為諫議大夫欲於誅韓日上殿一網掃盡象祖以下出國中韓居中應之幸韓不得入内若韓用私人小車徑從和寧門入𣇄發必不覺則謀韓者虀粉矣然誅韓之計甚疎王大受趙汝談皆預始謀至書所欲施行之事於掌記幸不敗爾敗則慈明景憲殆哉時寧皇聞韓出玉津亟用箋批殿司前往追回韓太師慈明持箋泣且對上以他要廢我與兒子又

已殺兩國百萬生靈若欲追回他我請先死寧皇抆淚
而止慈明遂殘云

逆曦偽服印

開禧逆曦既誅偽內史安公丙函其首與偽服宫號來
上以首付棘寺偽服與印付臨安府軍資庫時吴鋼為
倅吏胥未以入庫急持來視絡翁亦因以識其物袍僭
黄領儗赭袍僭赭領儗黄宫號用黄絹折角為四文曰
出入殿門敵授以印鑄用今文曰蜀王之印僅如今文

思院給降式曦自鑄塗金印文云蜀國制勑之印

萬弩營

紹興末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鎮江癸未戊泗州甲申與敵鬬皆有功水心錢表臣墓誌

來子儀

來子儀與周洪道實布衣交洪道既為樞使子儀入都訪洪道洪道館於嘉會門外表忠觀洪道欲因間薦之於上特奏假大臣出門訪親舊必奏上問以何為洪道奏上以訪

子儀上首肯不復問子儀謂誰與子儀置酒極歡道故舊外示以近詩子儀畫卷則笑曰周樞使詩也非周洪道詩也洪道問所以然子儀曰昔徐師川少年工詩晚位樞府詩浸不逮於昔人以為向來自是徐師川詩後來自是徐樞密詩洪道笑而容之

朱希真

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亟請致其仕上改容而許

之

寧皇進藥

寧皇每命上醫止進一藥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盖醫家初無的見以衆藥嘗試人之疾寧王知其然王大受之父克明號名醫遇病雖數證亦只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病去矣王克明事出水心為銘墓

秦檜待北使

紹興金國使持盟書要王輅以載百官朝服迎於麗正

檜使人諭以玉輅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載書輅雖不用北使心欲百官迎拜檜許之翌日命省吏雜以緋紫迎拜於麗正班如儀北使造庭又訝百官以立班上既受書畢百官呵殿綴北使以出北使見向之緋紫諸吏猶立於門始悟秦計又敵人至庭必欲上興躬下殿受書左右相顧莫敢孰何時王汴在班内起而語敵曰爾是有書無書敵遂出書示之汴奪書而進敵計屈歸其國以生事被誅云紹翁據勾龍如淵退朝録紹興八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巳卯上名王倫入責以取書事輕脫倫見北使於館以二策動之北使皇恐遂許明日上詔宰執就館見北使受書納入人情始安或曰秦檜未有以處給事中樓炤舉諒陰三年之說以語檜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即館受書以歸敵始知朝廷有人紿翁嘗疑省吏及奪書一節得於所聞未敢遽載如淵之論有據甚明若就館授書則省吏與奪書之說真齊東云

真文忠公謚議

紹翁甲戌載真文忠謚事後以呈似紫微程公許公惠紹翁以尺牘曰聞見録二帙並沐示教記載詳博事得實而詞旨微婉他日足以備史官補放失非細故也靖逸抱才蓄學含章退處著書以待來世當於古人中求之聞見録所記西山謚議一段是時公許待罪奉常為博士所訂文忠二字實參考公論與長官同寮商訂累日而後敢落筆間有一二公以為太過然予此謚者上

下無異詞故議下考功覆議亦以為當當時却不聞其家子弟與政府辯論一節架閣公即西山嗣名志道後入朝亦未嘗一訪但建安諸賢及嘗登西山之門者頗相稱當尚佚稍間搜索副墨録以求教絽翁適感奇疾不及從公求副墨公已去守袁州紫薇程公嘗歷兩制世號為滄洲先生

悼趙忠定詩

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太學諸生敖陶孫賦詩於

三元樓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群小恣流言又曰群小相煽動謠言狼胡無地居一作歸姬旦魚腹終天弔一作葬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又曰休說渠家末世孫陶孫方書於樓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復存陶孫知詩必已為韓所廉則捕者必至急更行酒者衣持煖酒具下捕者與交臂問以敎上舍在否敎對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孫亟亡命歸走閩捕者入閩逮之入都至都以書祈哀於韓謂

詩非已作韓笑而命有司復其貫敖陶孫旋中乙丑第由此得詩名江湖集中詩最多子嘗以其卷示杜忠可杜謂典實其詩率多效陸務觀用事終不肯效唐風初識南岳劉克莊得其詩卷曰所欠典實爾南岳集中詩率用事蓋取其說後得南岳刻詩於士人陳宗之喜而語宗之曰且喜潛夫克莊字已成正覺陶孫字器之號臞翁福唐人

鶺鴒詩

東南之俗以養鵓鴿為樂群數十百望之如錦灰褐色為下純黑者為貴内侍蓄之尤甚粟之既則寓金鈴於腰飛而颺空風力鈴振鏗如雲間之珮或起從鳳山紹興中有賦詩者曰鐵勒金狨似錦鋪暮収朝放費工夫争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

宮鵶

紹興初高宗建行闕於鳳山山中林木蓊如鵶以千萬朝則相呼鼓翼以出啄粟於近郊諸倉昏則整陣而入

噪鳴聒天高宗故在汴邸汴無山故未嘗聞此至則大駭又以二酋之逼聖思逸不恱命内臣張去為領修内司諸兒聚彈射而驅之臨平赤岸間盖去闕十有五六里未幾鴉復如初彈者伎窮宫中亦習以為常唐人詩多用宫鴉盖唐宫闕依山云

田雞

杭人嗜田雞如炙即蛙也舊以其能食害稼者有禁憲聖南渡以其酷似人形力賛高宗申嚴禁止之今都人

習此味不能止售者至刳冬瓜以實之寘諸食蛙者之門謂之送冬瓜黄公度帥閩以閩號為多進士永必諸貫宿戒庖兵市坐魚三斤庖兵不曉所名徧問諸生莫能喻時林執善為州學録忒語庖人以執善多記庖人拜而問焉執善語以可供田雞三斤庖人如教納入黄公度笑而進庖人曰誰教汝庖以執善告黄公遂舘林於賔閣云執善記博而瓌竒為南宫第一試聖人備道全美論至今舉子誦之有林省元文衡事鑑行於世驪

塘危先生積弟蟾塘和與之同年視其手如龍爪而毛盖林氏之家與廟相直其母誕執善之夕嘗與神遇終為閩名儒云惜乎强售人婦以為妾其夫怨言執善為有司杖之抑欝而死執善其後亦亟死云吁士之不可不自愛也久矣

史越王青詞

前載史越王辭免太傅表得之聞見以為出於余公天錫之父暨儲行之孫沐録示則非辭免表盖青詞云反

本狐丘寓誠獺祭念此闔門之多指泊於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侵尋歲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對訥齋馮端方在坐應曰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王稱賞久之四六話中亦載謂其本於古人之聯未知前今所載孰是吳門友人之子胡闕北訪余公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聞見所載余公天任曰是也蓋先伯所對但歲月二字非是其易為甲子天任與余公天錫為同氣後繼其父季云

司馬武子忠節

中原既陷敵忠義之士欲圖其國挈而南向本朝者甚多盖祖宗之澤時猶未泯也謹按韓太監王所記云初司馬池之後朴字文秀借兵部侍郎使敵營丞相燕國王完顏宗幹見而異之因授以尚書右丞朴不屈然猶縱其出入敵中生子名通國字武子盖本蘇武之義通國有大志嘗結北方之豪韓玉舉事皆未得要領紹興初遂挈家以南授京秩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其兄璘

猶在敵中以弟故與通國善癸未九月都督魏公遣張虬俟澤往大梁問璘璘因以扇贈王詩云雝雝鳴鴈落江濵夢裏年來相見頻吟盡楚辭招不得夕陽愁殺倚樓人魏公見此詩於甲申歲春復遣俟澤往大梁諷通國璘等行至亳州為邏者所獲通國璘山與嘗所與交聶山三百餘口同日遇害是歲三月十六日也先是敵主完顔褎之皇太子以都元帥留守大梁乘十六傳而至以是月十一日交事澤與通國璘山謀率壯士百人

衿伏短兵畢趨留守所庭刼之如得留守則大事可就時留守左右與通國結盟者三萬餘人而澤敗於初十日皇太子得其圖籍與劵立焚之獨罪首事時魏公開督府於丹陽盖以右相出使廵邊回也開之盛歎云其入見上當白其事而旌之會魏公中道罷去王亦竄責嶺表通國之姪孫振自叙其事曰昔李翰作張廵傳而不為許遠立傳韓昌黎歎許遠之忠節未能盡白於世遂叙於廵傳之後使後之人知遠之不屈於賊如此夫

為士而知逆順之理殞其身而全其節此固人臣分內之事其無後之人以發揚之則忠肝義膽將遂泯沒豈不痛哉吾祖尚書靖康間奉使金敵辭氣激烈謀略深遠雖不能遏其方張之勢而亦足以起其畏敬之心及扈從北狩不以利動不以懼死高宗加謚忠潔褒崇之典極於一時繼又採擇著之國史吾祖之節無遺憾矣若季父武子埋迹異域一心本朝起義未成遽遭屠戮後韓太監紀其詳王尚書希呂書其略雖未能載諸史

册而節義之名庶幾不至磨滅韓昌黎以張許二家子弟才智卑下不能通知先志為羞今季父節義未能彰彰於世振若不能有以永其傳則是亦張許二家之子弟也敬以王韓二記刋諸琬琰以備異時髙義君子發其潛德云王公希呂為之序曰昔予居鄉有陜右林虎臣者自西而東至符離家焉其家鄰居數月稍熟因詢以西事林因辟人曰去年金人傾國犯淮南吾鄉之豪共千餘人倡義而起有司馬通國者主其盟將為扺亢

擣虛計不幸事未成而幾已露司馬氏之家數百指殲馬俄其徒已變姓名携妻子因得出關以至於此予因歎曰忠孝之節其萃於司馬氏乎昔我先正溫國文正公迨事四朝惟忠惟孝忠潔公繼之令通國又繼之皆以忠義憤發效死北庭事雖未成亦可謂是以似之惜乎時予在敵中不能為作傳姑記其略以俟詢訪王希呂記紹翁竊謂通國受魏公之間欲掩襲大梁以相應敵知豪傑必出於此故遣其子乘十六傳而來亦神矣

通國欽其志宜息謀可也為忠義功名所激顧出於此

惜夫紹翁謹按韓太監所載謂魏公於甲申歲春見璘

詩因遣張虬侯澤蓋隆興二年也隆興元年癸未歲魏

公開督府次年甲申兵敗王汴之和議遂成通國敗於

三月魏公罷於四月相去一月事爾浚少保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

張史和戰異議

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創痍日甚會天子新

立謂我家有不共戴天之讎朕不及身圖之將誰任其

責乃奮志於恢復由是天下之銳於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時之宜審天下之勢以為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塵六宮之遠役境土未還園陵未肅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之時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畧內乏謀臣外無名將士卒既少而練習不精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

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張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誤於幕下輕易之謀眩於北人誑順之語未遑精思熟慮決策萬全乃欲嘗試為之而徼幸其或成臣竊以為未便上皇親覩禍亂豈無報敵之志當時以張韓劉岳各領兵數十萬皆西北勇士燕冀良馬然與之決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地今而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豈不難哉惟陛下少稽銳志以為

後圖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良
将練精卒備器械積資粮十年之後事力既備苟有可
乘之機則一征無敵矣已而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
馬請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賊遺
君父必乗輿臨江而後成功則都督安用且陛下遠征
而上皇獨留敵以一騎犯淮則此城之人騷然奔遁上
皇何以安處乎浚又請以所部二十萬人進取山東史
公問留屯江淮幾何人也曰半之復與計其守舟運粮

之人則各二萬曰然則戰卒纔六萬耳彼豈為是懼耶
況淄青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於彼彼或以重兵
犯兩淮荆襄為之牽制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於
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詰難於天子几五日史公復勸
浚曰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
觀時審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
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
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當何如哉浚曰

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魏公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力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則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為之浚默然乃見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矣其年五月師渡淮史公曰國之大事在戎予以宰相兼樞密使而不獲與聞將馬用相遂力請罷歸歸未及家師敗於符離卒十有三萬一夕而潰死者不可勝數資粮甲兵捐棄

殆盡天子哀痛下詔罪已左相以議論詭隨待罪而都
督以師徒撓敗自劾矣

寧皇登位

前載憲聖策立寧皇事雖黄屋初非堯心而天下皆謂
宜立光皇當勵精之初薛公圭投北宫麗正書言頗切
至蓋孝宗之意初主沂邸光皇亦屬意焉書畧曰庶之
亂嫡自宫闈始夫庶之亂嫡則支之亂本之漸也而支
之亂本則異姓之亂同姓之漸也異姓之亂同姓則又

夷狄亂中國之漸也又曰陛下踐祚今既五年皇子嫡長已踰弱冠玉册之命未布而青宫之席尚虛又曰陛下不即天下之安而冐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覆天下不測之變採之游言殊有驚悸採之國論曽無建明又曰祖父互疑天地幾變子孫猜防上下解體支嫡交忌臣民異心臣始聞之未敢遽信今既日久不容無惑道路之言喧傳百端中外之心憂疑萬狀燕公閒之寧無懷貳秉輿聞之莫或改容藩邸聞之未免憂

禍此何等事也而俾見於世此何等議也而俾聞於時
陛下（謂孝宗）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為祖
為父之道也上（光宗）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
吾為子為父之道也又曰陛下曾知有竊議之人乎否
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蓋有君也不敢言矣問之主上
蓋有父也不敢言矣問之太子蓋有祖矣仍有父也尤
不敢言矣為臣之言不通於君為子之言不通於父為
孫之言不通於祖而微臣僭言之死有餘地矣如蒙聖

恩特垂天聽君臣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
言始祖孫之情通自臣言始臣雖身首異處而忠孝獲
書於史册雖瞑目於地下將有辭以對越先朝十御皇
帝在天之靈矣蓋紹㷐五年甲寅歲所上也嘉㷐壬寅
公圭之里人陳貴明為䟦其書云𢤱菴趙踏中載寧廟
之立實出於水心先生之建議雖然水心之議特出於
一時之危疑踏中所載寧廟登極之詔遲下數月襄州
之亂作矣特以詔至而立嗚呼孰知有獻策於承平無

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喪襄陽士人陳應詳陰連北方
鄧州叛黨亦殺守臣張定叟用縞素代皇帝為太上執
喪且舉襄以順地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
變色寢謀旋為其黨所訴定叟臨閱場問之曰朝廷負爾
耶太守負爾耶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中其肝者有
其賞中其心者有其賞中其體若肢者有其賞發陳之
篋惟縞巾數千云先是趙踏中具載水心賛嘉邸之語
數十百親筆其顛末紹翁未之見也薛君永嘉士人子

夢桂嘗以其書藁示紹翁當時陳議者恐不止一辭然曲突徙薪之不賞自昔然矣

葉洪斥侂胄

洪字子大為紹翁鄉人且宗少負才不羈慶元間疾侂胄而未有間洪館於韓氏即侂胄族子蓋騃兒也以后戚預内宴洪代為之書徑入於御其最切至處云侂胄弄權不已必至弄兵寧宗以示侂胄迹所為書則洪也除名仕籍編置邕管者十六年嘉定初盡復其官并理

編置年以為實歷僉書邕管事洪旋終於任

景靈行香

百官赴景靈行香僧道分為兩序用其威儀況語初僧徒欲立道流右且曰僧而後道至交訟久之秦檜批其牘云景靈太乙實崇奉道教之所道流宜居上至今定為制云絡翁以為在天之靈必不顧歆於異教且市井髠髻之庸人宜皆斥去近者淳祐進書例用僧道鐃鼓前導朝廷有旨勿用蓋得之矣惜未施於原廟

王醫

王繼先以醫術際遇高宗當高宗擬謁郊宮僅先期二日有瘤隱於項將不勝其冠冕上憂甚詔草澤繼先應詔而至既視上則笑曰無貽聖慮來日愈矣既用藥瘤自項移於肩隨即消若未嘗有上遂郊見天地上嘗以瀉疾名繼先繼先至則奏曰臣睊甚乞先宣賜瓜而後静心診御上急詔太官賜瓜繼先先食之既上覺其食瓜甘美則問繼先朕可食此乎繼先曰臣死罪索瓜固

將以啓陛下食此也詔進瓜上食之甚適瀉亦隨止左右驚上疑問繼先曰此何方也繼先曰上所患中暑故瀉瓜亦能消暑爾大率皆類此其後久虛東宮臺臣論繼先進藥無效安置福州因家焉王涇亦頗宗繼先術亦有奇驗然用藥多孟浪高宗居北宮苦脾疾涇誤用瀉藥竟至大漸孝宗欲僇之市朝憲聖以為恐自此醫者不敢進藥止命天府杖其背黥海山涇先懷金箔以入既杖則以傅瘡若未嘗受杖者後放還居天街猶揭

榜於門曰四朝御診王防禦有輕薄子以小楮帖其旁云本家兼施瀉藥王惭甚寧皇患痢名醫不記名入視曾診御畢方奏病證未有所處慈明立御榻後有旨呼曾防禦官家喫得感應丸否曾連稱喫得喫得慈明又諭以須是多把與官家喫曾秉教旨對以須進二百丸寧皇進藥如數瀉旋定又進二百丸遂止曾時坐韓黨被遣上遂於其元降秩上更增三秩寧皇不豫滋久謂左右曰惟曾其知我性急名入診訖嗚咽不勝上曰想

是脉兒不好也曽出自診其脉謂家曰我脉亦不好先寧皇一夕而逝米南宫五世孫巨秀亦善醫嘗診史相脉語未發史謂之曰可服紅丸子否米對以正欲用此亦即愈史病手足不能舉朝謁遂廢中書要務運之帷榻米謂必得天地丹而後可丹頭偶失去歴年莫可訪尋史病甚名米於常州至北關登舟買飯偶見有售拳石於肆者頗異米即而玩之即天地丹頭也問售者爾何自至此曰去年有人家一妳子持以售米因問厥值

售者漫索錢萬米以三千酬值持歸調劑以供史史疑
而未嘗有聞者亦病瘵試服即能坐起又以起步司田
帥之疾史始信而餌身即輕遂内引及史疾再殆天地
丹已盡遂薨於賜第

高士

孝宗聖性超詣靡所弗究厥旨尤精内景時詔山林修
養者入都寘之高士寮人因稱之曰某高士皇甫高士
子既載其出入矣又有謝高士以從臣薦講易於宮中

孝宗問以老莊之學謝對以人主當以君國子民為心若老莊之學其族之者歟易如剛最後洒掃高士堂亦稱高士去其徒無甚異唯善於趨謁以故史越王尤錫山楊誠齋陸三山頗與之游陸公嘗因齋宿竹宫因叩其廬有二蒼童對奕微聞松風間有琴絲棊奕聲陸公心羨以為是何異神仙之居叩二蒼童願見高士童答以高士已出去某御藥處中貴人也陸公歎息曰高士亦見御耶笑而出宫本中中貴人提舉易所見者提舉也陸公

未知之爾然高士見本宮提舉亦非所以為高士矣宜發陸公之笑也寧皇聖性多可其徒率因左右覺先生號天慶陳道士三茅張道士俱不由給舍得先生號陳書於狀謁史相史不悅叱典謁改天慶觀主銜始命入因謂陳工於修創若先生號豈可輙當因謂三茅亦然遂於群從官前及此以如剛嘗與越王諸公遊奏之上賜通妙葆真先生勑由給舍下先是史於賜第齋醮罷戲命如剛升高席如浮屠問對說葛藤如剛乏之辯舉道

士姚公遂代已說法姚從容就席有僧作禮而問曰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如何謂之岩隱姚自號為岩隱姚即對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岩隱僧屈伏姚擲拂下座史不加器賞如剛後悔不自升席史沓如剛浸異於姚如剛譖姚如史不行葢嘉定間事也

蕭照畫

孤山冷堂西湖奇絶處也堂規模壯麗下植梅數百株

以備遊幸堂成中有素壁四堵幾三丈高宗翌日命聖
駕有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至壁乃素耶宜繪壁亟命
御前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即乞上方酒四斗昏出孤
山每一鼓即飲一斗盡一斗則一堵已成畫若此者四
畫成蕭亦醉聖駕至則周行四壁間為之歎賞知為照
畫賜以金帛蕭畫無他長惟能使玩者精神如在名山
勝水間不知其為畫爾

慈明

慈明太后越人也善通經史能小王書毋張夫人以樂部被憲聖幸後以病歸李氏死葬西湖小麥嶺下地名放馬場憲聖常因樂部不協顧左右曰我記得張家今安在左右對曰巳死矣有女頗聰慧憲聖念張氏故名後入時年十一二嘗寘憲聖側宮中謂之則劇孩兒及既長寧皇侍燕長樂目后有異而重於自請憲聖知其意遂燕寧皇而賜之曰做好看待他日有福憲聖精於五行由此遂正六宮之位慈明所以報憲者無所不至閤子內

揭帖圖則吳氏之宗枝也居則指姓名以問左右曰這箇有差遣也未每遣景獻諭時相凡除授必先吳氏而後其家先是后葬其母於群宮人塚閱歲浸久至不知兄弟信追備六宮禮始遣迎次姪今永寧郡王於衢或謂后父即兄也葬張夫人處盖天造地設非人力所及山自南高峰為岡阜至夫人壠忽踊去若龍昂首為嶺春陽發達夫人墳有物若鍾乳結成甓淵泉環繞源出百里其家克知詩禮福禄未艾也憲聖父為宣靖王先

殯於金陵暨憲聖備妃册始勑葬天竺石人嶺下山自嚴陵來為戴青嶺復蟠折百餘形若展袖為葬王處營上有屋如堂盖垂簾后父舊制也山接武林滙為冷泉大江西湖横前水口俱有奇峰截秀宜其啓擁佑聽政之祥云宣靖王耶令以為京師珠子吴員外是也以蠙珠為業累貲數百萬王長者也閭行閭巷周知貧乏者每實金與交鈔於槖挾蒼頭奴遇夜以出雖家人莫知也王從槖探金鈔則率家人羅拜謂天所賜王行之且

三十年迨蒼頭長亦號小員外為王置白金器於肆以氣與售金者爭至呼以乞兒售者不能平遂持而問之曰我如何是乞兒蒼頭曰爾某年某月日不得吴員外金與鈔你如何不做乞兒其人亟釋蒼頭翌日率家人置禮拜賜王王陽為未嘗有此以謝之王知隱德已泄久則以他故逐奴云

王嘗有與造有神立於百步外王遥問曰爾何神也曰吾太歲也君與造寔犯予故避於百步之外由君

有陰德也王篤生憲聖宜哉事異不書於後

節度

太祖罷節度立權發遣與權知之類故士大夫作郡皆自稱曰假守謂非真節度也今節度亦非真名存爾在權尚書上正尚書下鑄印畀節之外給半俸視尚書則有宣麻之異與節堂使臣而已宣麻外若皇子則上必降勅諭本諭官吏軍民僧道父老如高宗勅常德府官吏軍民僧道耆老曰朕以為國家英相予郊祀克同寅

而竣事爰易鎮以增畬眷惟常德之邦邈在重湖之北載吏齋鉞已錫言綸凡爾軍民迨夫吏士聳聞成命諒溢驩心此則紹興三十六年高宗皇帝普安郡王為本軍節度使勑也軍民僧道拜勑訖用紫綾背冊列官屬姓名并圖經以禮狀申繳本官（非皇子亦用此）若經從本鎮則太守必櫜鞬道左尉擁彗前導官吏軍民僧道耆老迓於郊外往往去本鎮甚遠無復講此維揚節使沂中墳墓在鳳口沂中實為昭慶軍節度（今安吉州）閒因上冢知守

臣而下欲用此禮遂命從者逕出間道以避之紿翁竊考本朝所以重節鉞而不以輕授者以使相故也故相以禮而去纔畀節度使判其郡而所謂節使俸給復減半而其位又在正尚書之下則除授之際正不必宣麻鎖院以宰相為之故宣鎖後循用不改惟宰相去國判郡除使相者不妨帶宣若他官特授者正不必爾況叅預而下等為大臣俱用制除而視權尚書者反得宣鎖此皆制度因循有合釐正者節鉞輕授甚至致仕亦有封駁者有正授

而中司卷班以出者有繳真俸者是以視權尚書為重也餘除權尚書正尚書設或未當則封駁者絶少未嘗有爭之如此力者是可訝也且正尚書一間即為政府節度自細轉檢校三少太尉至於開府尚有三四轉且正尚書有不旬月致階兩地者為節度至開府或十年纔一轉况任子京秩與小使臣之不同潤畧於正尚書纖悉於節度使愚實未觧紹興十六年四月辛未張澄以端明殿學士除慶遠軍節度使衆皆榮之俗謂之文

極換武𢦤節鉞除儀同三司則謂之武極換文端明巳視正尚書節鉞反居正尚書之下俗以為榮何也

注脚端明

嘉定李大性伯和以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今俗謂無注脚若有注脚則降旨云某人除端明殿學士恩例並同執政危公稹嘗居著庭倩紹翁草札送之因命書史寫判府端明相公危以筆塗去二字謂此豈可輕以稱謂吴公鑄以保康軍節度提舉萬壽觀薛知院極稱

之曰節使觀使史相彌遠却稱曰觀使節使相公二公

世官必各有據

秃頭防禦

軍功内官雖授防團若未去階官謂上有左武大夫之類但視遥

郡惟近邸不帶階官非有功特轉不許去階官俗謂之

秃頭防禦使去横榜用圓狀視從臣矣

賢良

紹興二年三月資政殿大學士王綯表臣昨任提舉萬

壽觀兼侍讀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
德即贈太子太保先臣發元祐中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目所進策論十卷凡五十篇俟裝標畢日依臣
見進故事例詣通進司投進面奉聖旨依奏緬旋得請
提舉洞霄宫繳進其父所為五十篇之文表畧曰惟元
祐之紀元復制科而取士維時司馬光之客有若劉安
世之賢見所為書舉以應詔因知巳之遷謫并薦士而
棄捐事與志遺言隨名寢蓋是安世既貶發因不得名

東坡嘗得其詞業致書謂慮深詞達非淺陋所及又曰秦少游未第王賢良久困塲屋是也揮麈録載張咸漢州人應制科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閱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閣試六題以此為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為過閣第一咸即浚父也二賢良可謂有子矣紹翁竊考揮麈所載參以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

注疏而後子史以孟子注為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賢良高廟諱字泰伯詩云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歷癸未秋科所著文云云則是張公咸與泰伯同試於慶歷壬午張遂中選李遂報罷區區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揮麈録考之則黜泰伯者錢穆父也南康祖無擇叙泰伯之文曰天子

舉茂才異等得名第一既而試於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耶其泰伯之命耶無擇叙其文未嘗有不讀孟子之說門人陳次翁為撰墓銘亦曰曾充茂才有富國强兵三策易禮二論合五十首天下傳誦及退居為周禮致太平論并序五十首其敵天命又有潛書慶歷民言寄范富孫公四書長江賦初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惟公盱江集中有常語非孟子其文淺陋且非序者所載疑附會不讀孟子之說者為之勦入非泰伯之

文明甚紹翁謹按登科記慶歷二年壬午歲八月固嘗名試才識兼茂科時閤下六題其一曰左氏義崇君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下其三曰王吉貢禹得失孰優其四曰經正庶民興其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其六曰序卦雜卦何以終不同初無四科優劣一題不知曾慥序泰伯之詩何為鑿空立為此題當時六題中唯經正庶民與出孟子此兒童之所知泰伯縱不喜孟子不應父生師教以來即不許讀孟子且非孟子注之比紹翁竊考

本朝有司命題不過六經本注與正義中出或不出正
義未聞出子史注疏者曽慥揮麈恐決無所據是歳慶
歷二年壬午中選者乃殿中丞錢明逸實入第四等而
魏公之父咸實中選於紹聖元年時爲劍南節度推官
則紹聖又與慶歷不同本朝前後閣試未嘗有四科優
劣之題惜乎紹聖六題獨缺不載參合登科記揮麈録
之説則泰伯所試乃經正庶民興出孟子正文實試於
慶歷二年壬午八月咸試四科優劣之差實試於紹聖

元年九月同試者右通直郎吴儔福州布衣陳暘是歲上以進士策有過於制科者遂罷試山臺趙汝讀常容況問紹翁以四科優劣之題即答之以見於揮麈所載實出於孟子大人天民之第二注末一句云汝讀即閲孟子得之因嘆自父兄以來尋此題不見今乃得之於子因歸而著此以袪後人之惑猶有三則續刻

第一則

自紹興二年復置此科士無應令者至乾道七年十一

月始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則眉山李㙜也
自孝宗即位十年制科詔凡一再下時科目久廢士皆
不能為此學乾道八年正月翰林汪公以㙜應詔取其
五十篇之文獻之於上上屢對近臣稱奬謂宜寘之優
等以俟多士巽岩李公燾其父也尋攝右史直前奏事
上面諭尤寵有司拘守令持之久不下迄用乾德咸平
景德典故亟令名試中書㙜嘗一辭不獲蓋以東南士人忌之者衆
九年夏四月汪公出守平江右丞相陳公出守福唐五

月巽岩請補外七月得判湖節度以狀自列乞侍親養侍命於外上曰今秋八月令中書引試時薦者汪公與王名大臣已去國度懼為當路所嫉故懇辭再三年遂聽其侍親以行十年始名試中書六論命題已稍異盛時之制一曰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曰湯法三聖三曰人者天地之心四曰律歷更相治五曰三家言經得失六曰揚雄張衡孰優六論合格宰執持文卷以奏御玉色睟動曰繼今其必有應書者矣上曰度五題皆精記所

出雖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可謂
難矣蓋本朝六題四通即謂之合格皇亦既通其五矣
宰執又同辭而進曰皇之弟塾亦為此學上曰盛事盛
事會名塾試有司抉魏相傳內堯舜湯禹四字以寵之
塾不能記因賜帛報罷輕薄子至作詭詞其畧云六論
不知出處寫得烏梅幾個聖恩廣大如天也賜束帛歸
去世俗遂謂無真賢良由是竊名應科者亦得以售其
偽且謂東坡猶不記六題出管子子由同試直以筆管

敲試桊方悟此又齊東之語與謂李泰伯不記四科之題大畧相似按東坡所試題一曰王者不治外裔二曰信禮義以成德三曰劉愷丁鴻孰賢四曰禮以養人為本五曰既醉備五福六曰形勢莫如德五題俱精貫惟形勢莫如德東坡誤認以為出於諸侯王表子由知其出於吴起對傳而特不記其出於傳贊之東句俗謂子由不記信禮義以成德出論語樊遲請學稼下注東坡因老兵斟銅蟾滋硯坡恚曰小人哉子由遂悟雖六題

有此然其說亦不經與所傳管子事一也刑賞忠厚之至蓋省試論非制科題云

第二則

愧郯録載大中祥符六年言者謂漢舉賢良多因災變令受瑞登封不當復置此科遂罷之故天聖七年復置此科咸平四年四月詔學士兩省御史五品以上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下內外京朝官幕職州縣及草澤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已帖職者不舉是年八月

及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至景德二年復置六科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三曰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四曰武足安邊五曰洞明韜畧運籌決勝六曰軍謀宏遠才任邊寄委中書試論六首合格者親試是謂六科蓋前此止設賢良一科今復唐六科愧鄭惜未精考以為初不見罷科之日而有復科之詔此乃復唐六科之詔故也六題既命試至制策則愬矣愧鄭又疑林陶學士院不合格以為前無此一

試不知乾德二年今吏部試策一道已有舊比今但不試吏部試於學士院耳

第三則

巽岩李公燾制科題目序閣試六題論不出於經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蓋將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習强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望而去者歟然而士終不以此故而少挫其進取之鋒問之愈深則對之愈密歷數世未

嘗有敗績失據之過士真多能哉斯執事優容之也廹
熈寧中陳彦古始不識題有司准試不考而制科隨罷
君子謂彦古不達時變宜其出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
極諫忤宰相意駁髙第斥小官彼佼佼焉思縱其淫心
以殘害典則厭是科之不便於巳也欲亟去之而不果
遂亟去之而不果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
賢良方正者尚肯復從其游耶彦古區區昧於一來是
必不敢髙論切議也殆揣摩當世求合取容耳傳註義

疏之纖微且不及知矧惟國家之大體渠能有所發明哉而執事者猶惡其名決壞之然後止彥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無得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者獨何心歟至於元祐僅復旋廢其得失之迹又可見矣今天子明詔三下而士莫應豈非猶懲於彥古故耶蓋古所謂賢良方正者能直言極諫而已今則為博習強記也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殆惡聞而諱聽之遂其末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所以莫應也余勇不自制妄有

意於古人直言極諫之益而性最疎放勉從事於博習强記終不近也恐其幸而得從晁董公孫之後曾是弗察而猥承彦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餘家之文書掇其可以發論者數十百題具如別録間竄顛倒句讀竄伏首尾乃類世之覆物謎言雖若不可知而要終不可欺戲與朋友共占射之賢於博奕云爾實非制科之意也紹翁竊詳巽岩李公之序謂熈寧中陳彦古始不識題有司凖式不考而制科隨罷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

諫忤宰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其說有當考者熙寧三年九月試制科二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太常博士王闕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太廟齋郎張繪皆成都人時賢良方正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入第三等詔以所對意尚流俗毀薄時政不足收錄以惑天下觀聽令流內銓告示還任是歲御試罷詩賦用策七年以進士試策即與制舉無異時政得失已許人上封事遂罷制科此後彥古何緣又復名試且特為彥古一人不通閣題

而罷此科本朝閣試六題俱載登科記所缺者惟紹聖元年所出題爾不知彦古所不通者何題李公何不明載文仲不失一台州司户亦無官可斥也

高宗六飛航海

揮麈第三録第一卷載高宗六飛航海事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頴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拒之敵既不知其地勢不測兵之多寡為之小却徬徨不敢進者一晝夜由是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頴士

遷兩官擢通判州事穎士字茂實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為刑部郎中紹翁謹按揮麈所載李某事迹皆當蓋紹翁本生祖也本生祖其先為光州固始人徙居建之浦城非福州也秀岩李公心傳朝野僉載以真公德秀嘗以書義魁鄉舉真公業詞賦亦嘗為魁著述斯難矣不知秀岩曾刊定否

韋居士

紹興初時宰有薦韋居士於高宗者高宗諭之曰當今

誰知有元祐人如韋許者又嘗賙急之豈可以常人比哉命之以官韋名許字深道世為蕪湖人從姑溪居士李之儀學不事科舉築室於溪上榜曰獨樂藏書數千卷適黄魯直兄弟穮伯固父子來寓邑中相與游從許舊字邦任魯直易之以深道而為之字說元祐諸公之貶逐士大夫畏禍雖素所親亦不敢相聞有道江上者公獨留連之極力賙急不顧其他士大夫以此多之了齋陳忠肅公為作堂記且為頌贈别政和中都邑以名

聞於朝一時當路如建康帥盧襄給事宣城守張叔夜樞密李密大尚書合詞以薦屬朝廷多事命不果下至是宰臣又薦之云韋雖拜官而邑人猶稱居士者盖了齋嘗稱之曰湖陰居士比載於蕪湖圖經圖經盖韓果卿所撰曰紹孫嘗以居士墓銘示韓云朱文公之門人貶逐正人貧無以為路費居士率致白金以邀諸路然則韋之賙急又不特元祐諸賢紹翁謹按紹興元年至七月宰相范宗尹范罷而後左相呂頤浩又相秦檜至

二年八月秦罷然後朱勝非再相圖經謂紹興初時宰有薦韋於上者恐非宗尹檜是必朱與吕耳

九里松字

紹翁乙集載吴說所書九里松字詳矣後閲揮塵後六卷載吴傅朋說知信州朝辭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慊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來朕亦嘗書之終不逮卿當復以卿書揭之說頓首稱謝是日有旨物色說書猶藏天竺僧帑遂復揭之松門傅朋自云如此但至今

九里松字尚填以金過者皆見則紹翁乙集所載似是而傳朋不以語揮麈何也以紹翁考之盖不特此按續稽古録紹興二年六月頒黄庭堅戒石銘於郡縣亦用金書聖人不没人之善如此

王正道

甲集載胡公銓請斬檜事因及王公論未暇詳也揮麈録載王正道倫死於敵謂敵人欲用為留守不從殺之紹翁按前後敵使於洪公皓司馬公朴敵皆嘗以要職

強之皆不屈然亦未嘗殺之甚至縱其出入倫以不屈顧被禍如此以王氏家傳廟記（攻媿樓公文）與揮麈所載絕異蓋倫拘留北庭密約宇文虛中刼敵反其地而南謀泄為敵所害自是待遇本朝使者如嚴冦盜矣

張通古

朝野僉載紹興八年北使張通古以行臺侍郎來聘稍工詩其還也歸正燕人周禩與通古有舊乞禩送至境上通古贈詩為別云云紹翁竊謂彼法至嚴為之使者

豈敢乞歸正人至境又云秦檜嘗示之以胡公銓封事
一覽即皆誦此僉載之過聽也紹翁嘗攷記載胡公封
事一出敵中購以千金得之通古能成誦久矣何待誦
於檜乎且檜為大臣何為與行人相授以胡公封事此
皆當訂正而後以備史氏之闕

史文惠薦士張史異論已見前篇

淳熙五年三月史文惠浩既再相急於進賢如初朱文
公熹呂公祖謙張公栻曾氏逢輩皆薦名之朱公熹不

仕幾三十年累徵不就於是文惠勉以君臣之義即拜詔惟張公栻不至盖以文惠與其父魏公浚淳熙初議不合也君子立朝議多不合張公何慊而不至盖猶泥於本朝避嫌之制云

孝宗御製賜吴益

孝宗以太母故加眷吴郡王益益太母弟也秋氣向清聖意怡懌至於手書御札一聯云稱此一天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命近璫持益益入對頓首稱謝上曰聊

復當折簡耳

閩人訛傳兆域

愧郯録六卷載閩人訛傳皇祖兆域可謂背治至人閩人妄中起妄謂朱信罪至拔舌絡翁嘗疑本朝寬厚必無是刑且朱信為本朝推本兆域其事雖繆其心不可謂之不忠神宗故憐之若非元豐具有赦後勿論指揮則閩人之妄未易破也訛傳兆域在福州俱胘院靈石山愧郯誤以為碎石山

天上台星

開禧用兵鄧友龍程松為宣撫宣諭使板授其屬謂之宣幹時政府惟有陳自強居相位民謡謂之天上台星少人間宣幹多或謂皇甫斌治於岳之城南群優所萃也其屬謡馬又謂之城南宣幹多又云宣威郡不問宣威即斌也恢復竟如何後有以節制令山討李全者其屬偎衆又有易前二句云塞上将軍少城南節幹多却掃編載舊制諸路監司屬官曰勾當公事建炎初避高宗嫌

名易為幹辦時軍興屬公數倍平時有題於傳舍云北去將軍少南來幹辦多蓋始此曹武惠以平江南功歸詣閤門自稱曰勾當江南公事回今世借授白帖輒自稱其幹管云

洞仙歌

紹興間有題洞仙歌於垂虹者不系其姓名龍蛇飛動真若不烟火食者時皆喧傳以為洞賔所為書浸達於高宗天顏䩄然而笑曰是福州秀才云爾左右請聖諭

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韻盖閩音云其詞曰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橘里漁村半烟草今來古往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横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天無所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久而知為閩士林外所為聖見異矣盖林以巨舟仰書橋梁水天渺然旁無來跡故人益神之

方奉使

乙集載莆陽方闕出使事詳矣今又得之楊開國圭圭嘗典方始屬能言其與偽元帥辯難者甚至方見元帥元帥叱問之曰前日何故稱兵今日何故求和詞色俱厲公從容對以前日主上興兵復讐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民也二者皆是也元帥笑而不復詰開國乃文忠真公之外舅嘗對真歎息云我輩更喫五十年飯時圭年五十也不會如此應對開禧間文忠為學官圭以三省樞密院酒官充書云

草頭古

嘉定間禁止青盖事盖起於鄭昭先無以塞月課前録載其事太學諸生與京兆辯時相持之不下薛惠之極胡仲方椠皆史所任也諸生伏闕言事以民謡謂胡薛為草頭古天下苦象其姓也謂虐我生民莫匪爾極象其名也薛不安其位力乞去時相謂曰彌遠明日行則尚書今日去薛不能不留自佗胄得柄事皆不隸之都司初議於穮師旦後議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職自時相

用事始專任都司都司權居臺諫上既未免以身任怨故蒙天下之謗時聶善之亦時相所任大抵以袁潔齋真西山樓暘叔蕭禹平危逢吉陳師虙輩皆秀才之空言善之帥蜀道從金陵逢吉之弟和為江東帥屬迎勞之於驛邸聶因語之曰令兄也只是秀才議論應祥不樂竟不餞之衙之終身善之士人也胡薛以儒家子習於文法云

三元

朱文公熹字元晦中年自悔以為元為四德之長愧不足以稱是遂易曰仲晦真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嘗從容叩之以字義真答以慕元德秀之為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為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真遽易為希元盖景元乃明元無謂也二公州里則同而文公又真公所聞而知之之師且謚又同一字而字義之誤又皆能自知其非而易之然當時至今但稱二公曰元晦景元而未嘗稱

之曰仲晦希元蓋其習稱已久而不能以遽易也文忠始於舉子命字之義非得於師友故始字曰實夫後鄉曲有輕薄子曰只恐秀而不實故易曰景元若文公則不然其師友曰籍溪曰延平顧不能救其字之誤也而必俟公之自悔其亦異於王通矣通之弟曰績字無功通曰神人無功非爾所及也故終身名之

單夔知夔州

單夔以家貧祈郡孝宗聖聽高遠知其所志從中大書

御札云單夔知夔州後竟不赴易守建寧錢象祖嘗獻珠搭當於韓侂胄迨其致仕詞臣草詔進封珍國公二事略相似也

寧皇御舟

張巨濟字宏圖福清人嘉泰間上書寧宗以慈懿殯陵今在湖曲若陛下遊幸則未免張樂此豈履霜露之義寧皇感悟其言旋轉一秩由此湖山遂無清蹕之聲非特儉德云御鷁至沉於波臣黄洪詩云龍舟大半没西

湖便是光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棹歌一曲在康
衢

兩朝玉帶之祥

徽宗親解玉帶以授康邸遂基火德中興之祥事載國史諸書此不復載至高宗以常德為孝宗潛藩尤有足紀者先是常德有玉帶渠在城內本名永泰渠端拱初或以水由坤入於城府最利且避陵名更名秀水守臣龔頴篆秀水斗門以表之熙寧元年有異人號海蟾翁

劉易者寓天慶觀謂所善魏道士曰此水郡之玉帶當有佩是者應之未幾孝宗啟社又流虹繞雹之地實曰秀州亦秀水之讖云

張公九成玉帶

張公九成自為士時嘗遇至人許以官爵見玉帶則止後張為掄魁又天下相望所屬人謂至人之説且驗會公與客共觀王欽若以計取上方觧賜玉帶事則撫掌大恚曰姦臣姦臣聲漸微而公逝矣嘉定間寧皇賜史

彌遠趙師㢸楊次山等以玉帶唯彌遠上所解賜他皆
於内府朝之仕者與四方之門生故吏汎然啟賀賜帶
與趙楊等混然無别雖彌遠未甞留意儷語因覽衆啟
畢獨取一啟内解賜二字曰此却知彌遠是上解賜此
啟紹翁為人代作

四朝聞見録卷三